

前些天侯体健老师发了朋友圈,向友邻求助。说陪女儿看电视时,看到某学者在传统文化普及节目中将南宋诗人谢枋得读作“谢 fāng 得”(并配了一张某百科注音为 fāng 的图),他自己遵从老辈学者的选注本,一直读“谢 bīng 得”,却知其然不知所以然,故而期待朋友赐教。

携新出的《王水照文集》去看水照先生时,他也兴致勃勃地谈起侯老师的这条朋友圈,并且告诉我们“谢枋得”怎么念这个知识点是社科院前辈王伯祥先生告诉他的。他说当时王伯祥先生一个人住,比较孤独,很乐意与晚辈论学,自己就经常去讨教。有一次谈及谢枋得,他念叨,王伯祥先生就纠正他,说这里应该念柄。不过时隔久远,王伯祥先生具体的解释,早已堕入记忆的茫茫深海,水照先生现在也不记得了。

水照先生作的《宋代散文选注》秉承了老辈学者的教诲,将谢枋得的枋注音为 bīng,这在最近再版的《唐宋散文选注》中依然如此(此次再版将张馥之先生《唐代散文选注》和水照先生《宋代散文选注》合于一册,并配精美插图)。

说起《唐宋散文选注》,水照先生又打开了话匣子,做《唐代散文选注》的张馥之先生是他的前辈,《宋代散文选注》本来约的是陈友琴,和张馥之年辈相当。陈友琴先生列目后邀请水照先生一起做,看了他写的几篇样稿,觉得满意,就建议让他一个人来做。水照先生回忆起来,中华上编(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)领导当时对此不怎么乐意,但水照先生的前言已经写好了,并且在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上被分为上下两篇刊载(《宋代散文的风格——宋代散文浅论之一》《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——宋代散文浅论之二》,今收录于《王水照文集》第八卷),这样一来中华上编也认可了他这个新锐。

和今天遭遇的发行困境不一样,当年的《宋代散文选注》卖得特别好。水照先生回忆说有一天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,他也凑热闹,等了好久排到跟前一看,原来卖的正是他的《宋代散文选注》。无怪乎有很多后学晚辈看见他都会说,自己是被《宋代散文选注》引领着走上学术道路的。

最后,说回遵循师说的侯体健老师,和念“谢 bīng 得”的所以然。

侯老师朋友圈论学的魁首张曦文引用吉常宏老先生《古人名字解诂》说明了原委:谢枋得之枋典出《周礼·春官·内史》:“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,以诏王治。”陆德明释文:“柄,本又作枋。”得通“德”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:“所识穷乏者得我”与“焦循正义:‘得与德通。’”谢枋得字直,以“直”应“枋得”,说的是内史(执法大臣),持八柄,以直为美德。

《宋代散文选注》是王水照先生独立署名的第一部作品,在中华上编出版。一个甲子之后,王先生已是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名家,《王水照文集》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。这是缘分也是佳话。

我带着《王水照文集》拜访先生的当天,听先生说谢枋得、说《宋代散文选注》的新旧故事。有幸听闻旧事、见证新事的,我匆匆记下这篇,以对抗岁月中如海如潮的遗忘。

小重山·记事

何积石

要忆浮华般若中。玉壶分外度、野行空。介怀百折转穷通。莺啼解、烟雨不胜工。星斗问苍松。采诗心所美、篆成龙。琼楼高致事从容。踏歌去、览古煮春风。

我曾大致走过石涛(原名朱若极,号“苦瓜和尚”)辗转停留过的一些地方,可以从他的出生地,即身为最后一任靖江王朱亨嘉之子,在一个屠戮之夜得以逃生的广西桂林靖江王府算起。

安徽宣城、黄山可视作僧人石涛和画家石涛一生的两大重要节点。前者乃其青年时代即驻锡敬亭山的广教寺、金露庵和闲云庵,长约20年,于青灯黄卷中度过了人生最好的年华;后者指他几上黄山,燃爆了艺术生命,成为杰出的创新型山水画家。而他的那些与黄山有关的题画诗和画学理论,也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。

至于后来石涛在京津豪门显贵间的4年北漂生涯,或可看作他人世出世间的一种康熙。我们只需知道,康熙三十一年(1692)秋,孑然一身的“苦瓜和尚”,买舟南下,从繁华的京城一路直抵终老之地扬州。

居扬州4年后,石涛自建大涤堂,算是刚从温饱线上有所挣脱。晚年的

石涛疲于应对画件的催索,仍陷于“无柴烧尽过冬火,有粒便穷养拙根”的窘境。今天涤堂不复见,旷废已久的石涛墓,赖拜唐云先生的石屠传法,为了成全老师的遗愿,在扬州出家时四处打听石涛的遗冢。得知其墓址就在蜀岗之麓的大明寺内,虽颓圮荒凉,尚存经幢等旧物。遂发心加以重修,于2011

石涛“叠山”扬州

喻军

年完工,连带辟出一座石涛的纪念馆。

我曾拜谒石涛墓,也观赏过扬州不少的园林,其中,个园和何园为印象最深的两处名园。恰巧这两座园子,均和石涛有关。

有句话叫“扬州以名园胜,名园以叠石胜”。古时广陵盛产金丝楠木,那是2000年日月精华的积淀(200年才碗口粗),却并不产石。随着扬州成为国际名都,各种公私建筑项目均需用石。比如当年扬州的街道满是齐整的长条石铺路,远

比多用不规则小石块拼铺街面的苏锡常来得豪阔。清时扬州的盐商们富甲天下,史载资本银达七八千万两之巨,这是什么概念?当时清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四千万两。在他们种种奢侈的消费中,广造园林馆所便是重要的一项支出,以至于当年的扬州出现了“两堤花柳全依水,一路楼台直到山”的盛景。从清初的“八大名园”,到乾隆时已逾百数之多。这便需要大量的优质石材,比如叠山所需的湖石、黄石和宣石(雪石)等,还有用来点缀园林的乌峰、石笋、玲珑石。在强劲的市场需求驱使下,自然

“无可以有”“远可以来”,加之水陆交通的便利,这些上等的石材便从四面八方涌入扬州。

叠山乃自晋晋便有的一种风习,后延续为园林艺术不可或缺的表现形态之一,且深具中国山水画的风格神韵。它不仅是一门工匠活,还需空间布置、环境美学、诗境营造等艺术元素的介入。康熙乾隆时期的扬州,就出了一大批

叠山高手,这中间,石涛脱颖而出,成为高手中的高手。拿现在的话说,他就算是跨了界,还位列翘楚之流。

石涛在扬州有哪些叠山作品呢?

说起来比较复杂。我所亲见的晚清名园何园的片石山房和有文字记载的余氏万石园等,可以确定为石涛的存世作品。还有四百年历史的个园假山,偶见陈从周《园林丛谈》对此有如下说法:“寿芝园(即个园)原来叠石,相传为石涛所叠,但没有可靠的证据。”叠石和作画不同,作画讲究个落款钤印,可彰显画家的综合才能,亦属字画鉴定的重要依据;叠山属于集体创作,总不能完工后像电影片尾似的在石头上刻上一长串的人名。据我现场观察,个园叠山之所以传为石涛作品,可能与其分峰排布,颇似黄山且饶有画意有关。石涛以画黄山名世,人们

以为出自他手,实属合理推断。不过,这事若构成一种笼统的认知,则有稍作剖析的必要。扬州的叠山,尤其是那些风格鲜明又无确切记载的,大多被附会于石涛名下,这就没那么牢靠了。石涛乃一代山水画家,与扬州又有终老的渊源,倘若若干作品出自其手完全合理,毕竟光靠卖字鬻画,不足自养,石涛总得兼个副业吧?但愣说那么多作品都是他加班加夜班,抡锤凿石干出来的,试问石涛一介花甲老僧,体力上允许吗?他忙得过来吗?

另外,倘说石涛这种变革型山水画家,对叠山艺术有独到的认识,那是自然,但涉及具体施工、建筑力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技能,想必石涛并不在行。《红楼梦》十六回说到建大观园“堆山凿池,起楼竖阁,种竹栽花,一应点景等事,又有山子野制度”,这个“山子野”即指园林专家或曰匠师。他们负责园林的整体规划、工程队管理和建筑施工,有点像“包工头”。垒石叠山和作画写字毕竟分属不同的专业,夙负画名的石涛或许只需交一张图纸,或提



一岁以后的瑞瑞,几乎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变化。

我在《隔离记》中曾经写过

她,对家中过道的画和字,书房里的《诗经》《论语》,她都能一一指出。围着黑围巾的思想者鲁迅先生(赵延年签名木刻复印画)、披着红斗篷的沉思者达摩禅师(蔡志忠先生赠画),她也很熟悉了,她还会对“一念疏忽是错过头,一念决裂是错到底”条幅中的两个“一”和“头”笑,头还是个繁体字,左边豆右边页,她笑,只是重复的作用,并不表示什么,等她大起来我慢慢给她讲,看着眼前,疏忽和错就在一念中啊。我知道,那是习惯使然,我要的就是这个亲近书籍的习惯,虽然三岁以后她都会忘记,但习惯已经养成了。

嘉嘉上班后,因为疫情,请不到保姆,说实话,我们也不敢请保姆,一般的正常节奏是,早晨七点半到八点钟,陆地上班顺带将瑞瑞送到左岸花园,有的时候,七点过几分,她就到了。我往往还没起床,她一进门,就会笃笃地走到我的床边,有时叫爷爷,一连叫好几声,有时候,她会默默地站着看我,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,可能在想,爷爷怎么回事呢,还不起床?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呢。她知道上班的概念,也知道天黑,天黑下来,鸟要回家了,她爸爸妈妈也要回家来了;吃过晚饭,她就要回她自己的远洋公馆。2021年2月5日晚六点,天黑下来时,她正好站在窗边,窗外什么也看不见,她随口吟了这么一句:外面黑了,天找不到了。哈,我一听就笑了,以为这是一句好诗,广阔的意境、深邃的哲理兼具。

去年,评审浙江省三年文学奖,我读儿童文学作家郭强的诗集,一首《夜是一只破麻袋》引起了我的关注:每天/每天/每天/都有一个黑乎乎的家伙/背着一只破麻袋/把我们装进去/装进这黑乎乎的世界

哈,“天找不到”的意境与“破麻袋”不相上下呀。成人眼里的夜黑成了一瓶墨汁,夜黑得可以用刀切,但后来瑞瑞还有“夜怕痛”的继续发挥。

关于说话,也真是有趣得很。她学会一个字或者一个词,总要用一段时间,比如“怕”,什么都用怕,喊她吃饭了,她说怕;陆地他们下班了,她也说怕。这样的表达,我一直在研究,她到底想表达什么,我的推测是,吃饭时的怕,应该是不想吃;陆地他们下班回来,是要接她回去,她可能不想回去,找借口。

再举一些好玩的例子。比如“开心”。有天我回家,妻和我说,她今天在厨房,洗菜洗碗,瑞瑞搬个小板凳过来,一下子站在她的身边,这样,瑞瑞的两只手,就够得着那个洗手池了,瑞瑞两只小手不断在池中撩来撩去,然后,一脸真诚地对她奶奶说:好开心呀!妻像发现新大陆一样,说她笑得不行。其实,瑞瑞的语言能力,每天都在变化,从一个字,到两个字,再到三个字,说三个字的时候,往往会加上主语,奶奶,爸爸,比如她拉臭臭,你说她臭,她就反击:爷爷臭!我琢磨了又琢磨,在瑞瑞的语言系统里面,没有什么规律可言。不过,她说那种反骨句的时候,我以为可以强化她的亲情概念,自然,语言能力也会迅速提高。

陆地回家时,我们和他说起这个“开心”,陆地说,这一周开始,瑞瑞就开始了“开心”的表达,抱她上车时,她会说“好开心”,抱她去乐堤港玩,她也会说“开心”,总之,她说开心的时候,我们也都非常开心,在她无忧无虑的世界里,她能首先体会到开心,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

供一种思路,说不定也偶得上手。最可靠的石涛叠山作品为片石山房,其所在的何园又名“寄啸山庄”,为同光年间湖北按察使、汉口道何芷初辞官归隐之园林。片石山房处何园之南,系其四大院落之一。

天找不到了

——养小录之三

陆春祥

去年,评审浙江省三年文学奖,我读儿童文学作家郭强的诗集,一首《夜是一只破麻袋》引起了我的关注:每天/每天/每天/都有一个黑乎乎的家伙/背着一只破麻袋/把我们装进去/装进这黑乎乎的世界

哈,“天找不到”的意境与“破麻袋”不相上下呀。成人眼里的夜黑成了一瓶墨汁,夜黑得可以用刀切,但后来瑞瑞还有“夜怕痛”的继续发挥。

关于说话,也真是有趣得很。她学会一个字或者一个词,总要用一段时间,比如“怕”,什么都用怕,喊她吃饭了,她说怕;陆地他们下班了,她也说怕。这样的表达,我一直在研究,她到底想表达什么,我的推测是,吃饭时的怕,应该是不想吃;陆地他们下班回来,是要接她回去,她可能不想回去,找借口。

再举一些好玩的例子。比如“开心”。有天我回家,妻和我说,她今天在厨房,洗菜洗碗,瑞瑞搬个小板凳过来,一下子站在她的身边,这样,瑞瑞的两只手,就够得着那个洗手池了,瑞瑞两只小手不断在池中撩来撩去,然后,一脸真诚地对她奶奶说:好开心呀!妻像发现新大陆一样,说她笑得不行。其实,瑞瑞的语言能力,每天都在变化,从一个字,到两个字,再到三个字,说三个字的时候,往往会加上主语,奶奶,爸爸,比如她拉臭臭,你说她臭,她就反击:爷爷臭!我琢磨了又琢磨,在瑞瑞的语言系统里面,没有什么规律可言。不过,她说那种反骨句的时候,我以为可以强化她的亲情概念,自然,语言能力也会迅速提高。

陆地回家时,我们和他说起这个“开心”,陆地说,这一周开始,瑞瑞就开始了“开心”的表达,抱她上车时,她会说“好开心”,抱她去乐堤港玩,她也会说“开心”,总之,她说开心的时候,我们也都非常开心,在她无忧无虑的世界里,她能首先体会到开心,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

花 樹 影 橫 窗 知 月 上
香 入 夢 覺 春 來

树影横窗知月上
花香入梦觉春来

陆曙光书

光中。真要玩词藻,怎么比得过五代两宋词。但黄教授推崇艾青,认为他的诗有新气象、有穿透力。他的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《他死在第二次》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等都很平实感人。随即,黄教授背诵起来:

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
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……

黄教授赞叹:“你看,这诗写得多么与众不同。古人也写雪,但从来不是这样写的。”

犹记2014年10月底,黄教授说他一两周后要返美,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维多利亚音乐厅,听一场室内乐演出:一对不太出名的澳洲兄妹的双小提琴组合,曲目包括了巴赫和欣德米特。音乐会会在11月2日的下午,我随即订了票。那天,黄教授穿了正式的西装,打了领带,毫不马虎,可见老派人对“听古典乐”这事的尊重。我也受到影响,从此,

去音乐厅都会尽量穿得体面点。他对刚翻新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建筑很是赞美,演出前,我们逛了一会儿。之前,黄教授身体一向很好,言行及精神状态不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。可是,那天黄教授显然体力不佳,走了几分钟,即在中庭的台阶上坐了下来,他说最近身体不适,回美国后要找自己的医生看看。现在想想,或许那就是一个预兆。听音乐时,黄教授兴致倒是很高。

2015年,黄教授没有踏足南洋,令人牵挂。圣诞节的时候,我写信问他何时再来,他回邮道:“现患癌症,在治疗中。能否旅行尚未知。”淡定的他仿佛说着别人的事。

2016年7月,他预感来日不多,寄来一本书稿《平居有所思》,涉及文学和物理的创作经验,可以说是他一生文学与科学两方面的总结。在他最后的日

子里,他和我仍然电邮来往不断,校对修改此书。8月中旬,我寄他两封电邮询问印刷前还有修订否,未见回音,心想不妙,即刻内部制作两本样书快递给他。几天后,收到黄克孙女儿的回邮:“我父亲状态不适,他让我代他回复。感谢你这么快就寄来了样本,他很喜欢。他感觉自己的工作终于完成了。他要我一定转告:他为你感到骄傲,并感谢你能够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为他带来很多美好的经验。”十天后,传来了黄先生去世的噩耗,享年88岁。

很幸运,我一路走来遇到不少有学问有格调的老人,在他们身上领略到人生的老趣味和老道理。和黄克孙这样的人接触,会时时提醒自己的无知与肤浅,也告诫自己要心术敬畏。

十日谈

夜光杯

责编:刘芳

意外又感动,平生第一次我的名字出现在著作中。老先生的为人用心可以想见。



夜光杯